



新中国 70 年 70 部
长篇小说典藏

大刀记

第二部 上

郭澄清——著



学习出版社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新中国 70 年 70 部
长篇小说典藏

大刀记

第二部 上

郭澄清——著



学习出版社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新中国 70 年 70 部
长篇小说典藏

目 录

第 一 章	风火燎原	1
第 二 章	夜行人	40
第 三 章	雪后初晴	99
第 四 章	战火中的支委会	152
第 五 章	虎口拔牙	218
第 六 章	春天来了	276
第 七 章	训敌	345
第 八 章	回马枪	415
第 九 章	打集	479
第 十 章	巷战奇观	539

第一章 风火燎原

“爹——”

“啥？”

“咱还奔宁安寨不？”

“奔。”

“刚才，那位大哥不是说——如今，俺梁大叔是大刀队队长……”

“哦！你是说，咱不奔宁安寨了，去找大刀队？”

“是啊！”

“瞧你个傻丫头！那人不是说过吗——大刀队，是八路军的一支游击队，到处打游击，不长期住在一个地方。你想想，这一带地面儿这么大，村庄这么多，咱到哪里去找？”

“对啦对啦！”那姑娘紧走几步赶上爹，又说，“咱先奔到宁安寨，找到俺翠花婶子，就不愁找不到俺梁大叔了——爹，你是不是这个意思？”

爹点点头：“这就对了！”

他们默默地走了一阵儿，姑娘又问：

“哎，爹，你抱着我去闯关东路过宁安寨的时候，我有多大？怎么我一点也不记得哩？”

“那时你还不满一周岁哩，记得个啥呀！”

“哎呀！这一说，这不是过去二十多年了吗？”

爹沉思着点点头，慢腾腾地说：

“是啊！”

“现在你还能认出宁安寨来吗？”

“怕是认不出来了！”爹说，“二十多年，变化该是多么大呀！……”

他们且说且走，一个绿林笼罩的村庄迎上来。那村庄，披着金色的阳光，浮动在绿禾似海的原野上，正在向这远来的客人发出亲热的微笑。姑娘望着村庄向爹说：

“按照前边那位大爷的指点，那个村庄就应该是宁安寨了——爹，你说呐？”

爹还没有回答，突然从路旁的青纱帐里钻出两个少年娃娃。这两个娃娃，一个拿着大砍刀，一个拿着红缨枪，来到行路人的面前，把手掌一伸：

“路条呢？”

“我们是从远处来的，没路条！”

“从哪里来的？”

“从关东。”

“到哪里去？”

“宁安寨。”

“宁安寨？”

“是啊！”

“到宁安寨干什么？”

“找个人。”

“找谁？”

“找，找……”

那人又想说又想不说。正在这时，那边的青纱帐里又闪出一位八路军战士。那战士朝这边走过来了。两个少年娃娃转过身去，两脚一并咋的一声打了个立正：

“报告锁柱同志！这两人没有路条！”

锁柱是个长得很飒利的小伙儿，红润的脸膛配着浓浓的眉毛，乌黑的瞳子晶晶发亮。他来到近前，先朝两个少年笑笑，又拍拍他们的肩膀，啥也没说，然后来到那男人的对面，和善地问道：

“老乡，你们从关东来吧？”

“是啊！你咋知道？”

“这些日子从那里回来的人不少，都是你们这种打扮儿！”锁柱转了话题又问道，“听口音，你们大概不是此地人吧？”

“对！不是此地人——我们的老家，离这里还有好几百里地呢！”

“你们现在要到哪里去？”

“我们想到宁安寨去。”

“宁安寨有投奔吗？”

“有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梁永生。”

“梁永生？”

“是啊！你认识他不？”

锁柱没有回答。又问：

“你是怎么认识他的？”

“他过去闯关东的时候，我们在一起打过铁……”

“你贵姓？”

“姓秦。”

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海城。”

“哦！知道知道！这么说——”锁柱指着秦海城身边的姑娘说，“她，看来就是那位秦玉兰了？”

秦海城瞪着一双惊奇的眼睛：

“你……”

“我叫王锁柱，是八路军大刀队的战士。你要找的梁永生，就是我们大刀队的队长。”锁柱说，“在这以前，他一跟我们谈到在关东受的日本鬼子的气，就总肯提到你们父女二人……”

秦海城一听，喜出望外，忙道：

“锁柱同志，你是龙潭街人吧？”

“是啊！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呢？”

“我和老梁在关东徐家屯开马掌炉时，他短不了和我们谈起他那苦难家史。一谈起这个，就必定谈到龙潭街上的大地主白眼狼，还要谈到街上的一些穷爷们儿，其中，就有你的父亲王长江，还有你爷爷……”

“我爷爷就是叫白眼狼折磨死的！”

过了一会儿，他朝秦家父女一挥手，说：

“走吧！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快到村里去吧！”

“哎。”

秦海城和玉兰跟在锁柱身后，朝村里走着。他们只是走，谁也不说话。正在这时，村里传出一阵嘹亮的歌声：

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！

全国爱国的同胞们，

抗战的一天来到了，

抗战的一天来到了。

前面有工农的子弟兵，

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，

咱们军民团结勇敢前进！

看准那敌人，

把他消灭！

把他消灭！

冲啊！

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！

杀！

这不是唱歌，这是在向祖国宣誓。这钢铁的誓言，在秦海城的心里，点燃起仇恨的怒火，凝固着抗日的决心，聚集着战斗的力量。他指着那传出歌声的村庄问锁柱：

“那是个什么村子？”

“宁安寨。”

“宁安寨？”

“对！”

“变了！变了！和我二十多年前路过这里时，完全不一样了！”秦海城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着。锁柱向他解释说：“这里是个游击区，鬼子来了，烧！鬼子走了，我们就帮助群众，修！鬼子又来了，又烧！鬼子走了，我们又修！就这么烧、修、烧、修，不知折腾过多少次了，它怎么能不变呢？”

他们边说边走进了村子。

秦海城和秦玉兰一踏进村口，都觉着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舒帖。他们走在街上，两只眼睛好像不够使唤的，东张张，西望望，左顾右盼，觉着这宁安寨的抗日气氛，就像那波涛汹涌的大江大河那样，正在怒气冲天地向前奔流着。你看！抗日的大字墙标，比比皆是：

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

“严惩汉奸卖国贼！”

“抗战到底！”

“抗战必胜！”

“共产党万岁！”

“毛主席万岁！”

一位写墙标的青年，站在一条长长的板凳上，左手端着一个大海碗，右手举着一支大鬃笔，正往墙面上继续写着。他的字虽不算好，可是笔画儿特别有力量，有精神。一位过路人夸赞道：

“铁蛋，看出你是个打铁抡大锤的来了，腕子里真有把劲儿呀！”

“劲没在腕子上！”

“在哪里？”

“在心里呗！”铁蛋说，“你想想，咱这墙标，鬼子给擦了多少回啦？他们为啥来一回擦一回？就是因为他们一见到这个就害怕；他们越是害怕，我们就越多写，越往好处写，吓死他！”

那边有位大娘以关切的口吻在喊：

“铁蛋！下来，到树荫下凉快凉快再写！”

“大娘，我不热呀！”

“还说不热呢，脊梁晒得冒烟儿，脸上的汗都快流成河了！这么个老热天……”

铁蛋指指胸口笑哈哈地说：

“我这里头，比这天气还要热！你看，这汗不是从里头冒出来的吗？碍不着天气的事啊！”

在树荫底下乘凉的几位老汉议论起来：

“老哥，你铁蛋出息得真快呀！你听他说的这些话儿，还真有点味道哩！”

“他的底细你还不知道？是个用糠蛋子噎起来的穷孩子，为了赌这口气，我才给他起名叫铁蛋！要说长点出息，那还不是亏了共产党、毛主席？没有共产党、毛主席来领导，他别说懂这么多事儿，斗大的字也不认一个呀！”

“别看我爱和你抬杠，你说这个我服气！就说咱老哥儿俩吧，

像铁蛋这么大岁数儿的时候，知道个啥？一说到国家大事，更是一窍不通！”

“你这个说法儿，我得和你抬杠——咱那时就啥也不知道？知道东张跟头西打把式想着法儿糊口，也知道挨财主的欺负心里憋气，还知道像连阴天盼着出太阳一样盼望着出个穷人的大救星……你说是不？”

在老汉们正然谈论的当儿，那边又传来了青年人的对话。一位拿着绑上长把儿的笤帚扫墙面的青年，指着一个墙面问铁蛋：

“这里还写不？”

“为啥不写？”

“你看叫鬼子铲得坑坑洼洼的，怎么写呀！”

“鬼子把这里的墙标给铲下去了，我们越要写到这里！”铁蛋用足全身力气写完了那个字的最后一笔，“为的是叫鬼子再来时看看——他们只能铲掉墙上的标语，可他永远铲不掉中国人民抗日的决心！”

一位在树下乘凉的老汉大声插言道：

“对呀！铁蛋说得对呀！你们把墙面铲平了，写！再把被鬼子铲掉的那个原话写上去！”

那位帮助铁蛋写墙标的青年说：

“三爷爷，再铲一回，你这堵墙可就太薄了呀！”

“薄就让它薄去！”老汉说，“别说太薄了，就是倒了算个啥？不就是一堵黄土打的破墙嘛，抗日要紧呀！这里用得着永生那句话：为了赢得战争，我们要准备献出我们的一切！”

他这一句，把人们的话头引到梁永生身上来了。

一位留着海仙绦的老汉一边抽烟一边说：

“永生这孩子，好比是一棵长到肥土里的好苗子，打从他当了八路，在了党，又好像小苗儿得到了阳光雨露，出息得真快呀！”

一位留着八字胡儿的老汉，架着烟袋和老爷子对着火，狠狠地吸了一口接过话头说：

“是啊！青年人只要跟他在一堆子混上几天，就眼看着长成色！甭说旁人，俺铁蛋就是一个！……”

一位留着山羊胡儿的老汉，一面磕着烟灰，一面把话头抢过去：

“你怎么光说青年人？就是咱们这老一号儿的，只要跟他谈上一阵子话儿，也觉着愣愣地长精神儿！我不知道别人，我反正是这样的——”

人们一说起梁永生，就必然要说到“咱那大刀队”，就像一说到“咱那大刀队”就必然要说到梁永生一样。现在，他们说着说着，话路又照例跑到“咱那大刀队”上来了。

那位留着八字胡儿的老汉抽了口烟说：

“咱那大刀队真棒啊！前天打的那一仗，够多漂亮！一场伏击战，只用了抽袋烟的工夫，打死鬼子十来个，还得了八支大盖儿枪……”

那位留着山羊胡儿的老汉一边装烟一边说：

“咱那八路军主力部队更不糠！我听说最近在城东又打了个大胜仗——一仗就干掉了鬼子两个排，还缴获了一挺歪把子机关枪哩！”

那位留着海仙绦的老爷子，一提到鬼子就上了气。他将装上了杂拌儿烟的旱烟袋挟在腿窝里，右手拿着火镰，左手捏着火石和火绒子，一面啪嚓啪嚓地打着火，一面含恨带气地说：

“鬼子，鬼子，坏透了，把他们千刀万剐，也解不了我的恨！……”

显然，这位老爷子对鬼子窝着一肚子火气。

有位留着月牙儿胡子的老汉，同情地望了他一阵，向前就一就

身子，带着劝慰的语气说：

“老哥呀，甬生气。光生气当了啥？有共产党，有八路军，你儿子那血仇啊，是准能报的！”

这些景象，这些议论，使走在街道上的秦海城父女俩深深感到：这村的群众抗日情绪，像狂风一样猛，像暴雨一样急。是的！抗日这件事情，已经占据了这村人民群众的心灵，成了人们生活中的头等大事；抗日这个字眼儿，已经成了人们见面必谈的话题。

你瞧！在这伙老汉议论不休的同时，那边巷口上的妇女，不是也正在谈论着抗日的事吗？一位胳膊窝里挟着麦秸正编草帽绦儿的中年妇女，向一位纳鞋底儿的妇女说：

“他婶子，你的军鞋任务都超额儿了，还这么紧忙，下回选抗日模范，我那一票啊，非得投你不行！”

“俺那老嫂子哟！俺再积极还能比上你？”纳鞋底的妇女说，“你为了不让咱那八路军挨晒，现从姊妹家学来编草帽绦儿的手艺……”

她们正谈得火爆，那边走来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年妇女：

“你妯娌们得了啥喜事啦？值当得这么欢喜！”

看来这位老奶奶是个忙人，她手里拿着箩床，腋下挟着绳套，一面说着一面脚不停步地走过去了。当人们喊她站下啦两句时，她笑咧咧地说：

“你们这些年轻的，到一堆子就说呀笑的，俺可没有闲工夫跟你们磨牙！大刀队上那帮孩子们，还等着我给他们做饭吃呢——得快推磨去！”

她这话，显然是由于耳朵不灵，没听清人们谈的是啥内容。因此，引起一阵哄笑声。

抗日，这个富有感召力量的字眼儿，不仅挂在人们的嘴上，揣在人们的心里，它还正在促使着人们纷纷行动起来！你听，这边的

院子里，儿童们正在教唱抗日歌曲，一阵阵清脆的童音缭绕在村庄的上空，给这热情似火的村庄又增添上了一派生气；那边的院子里，村干部们正在开会，一句句昂扬有力的讲话声飞出院外，使这街道上的行路人也提起了精神；这边的广场上，民兵们正在挥刀舞枪演习拼刺，一片脚步声撼动着大地，一阵喊“杀”声划破了长空；那边的广场上，一伙身强力壮的农民，和大刀队的许多战士们一起，正在装运军粮。他们，拴绳套的拴绳套，牵牲口的牵牲口，扛口袋的扛口袋，七手八脚忙个不停。牲口的嘶叫声，人们的说笑声，混杂一起，恰是一曲战斗的旋律。道边的土堆尖上，站着一位年轻的姑娘。她将一個用纸裱糊做成的喇叭筒放在嘴边，放开她那洪亮的喉咙，发出清脆悦耳的喊声：

“妇女同志们！快来交军鞋了！”

一阵叮叮当当的锤声，又从村子的当腰传来。秦玉兰指着锤声传来的方向问她的父亲：

“爹，你听，那是打铁的声音吧？”

秦海城听了一下，点点头说：

“是啊！”

他扭过头去又问锁柱：

“这村里有铁匠炉？”

“有。”锁柱说，“不过，我们不叫铁匠炉——”

“叫啥？”

“叫‘大刀炉’！”

“大刀炉？”

“对啦！”

“噢！打大刀的炉？”

“是啊！”锁柱带着自豪的口吻说，“大刀队大刀队嘛，没有大刀炉还行？”他继而解释道，“不过，大刀炉并不光是给我们大刀队打

刀,更多的是给各村的民兵同志们打刀。”

秦海城父女二人,一边走一边观望着宁安寨这动人的景象。这是男女老少时刻准备战斗的景象,这是全国人民奋起抗战的缩影。这种景象,使他们父女的热血沸腾起来,使他们的身上增添了新的活力。海城兴奋地在想:“中国要想不亡国,穷人要想不受穷,非得这么个干法不行!”玉兰在想:“我要和爹商量商量,就在这里参加抗日!”

他们看着,听着,想着,走着,梁永生家的住宅来到了。小锁柱将他们领进院门,三间土房以一副全新的面貌迎接着这两位远来的客人。庭院中,梁永生亲手栽下的那棵小杨树,如今已长大成材。那些好像巴掌般的大杨叶,被风一刮哗哗作响,就像正在热烈鼓掌欢迎着这秦家父女。一只灵巧的燕子,在这陌生人的头顶上圈圈打旋,吱吱儿叫着,一忽儿又飞进屋去,钻到那垂在梁头上的窝巢里去了。一只战胜过无数次风风雨雨的老鹰,从天外飞来,斜倾着翅膀掠过碧空。一群勤奋的蜜蜂,正在盛开着的枣花丛中时飞时落,来来去去忙个不停。锁柱一面走在天井里,一面朝屋里高声喊道:

“翠花婶子!”

“哎——!”

一个女人的声音,含着喜气洋洋的笑韵,拖着长长的尾音儿,从窗口里传出来。小锁柱接上那尚未落尽的余音又道:

“来客人啦!”

“哪的客人?”

“远来的呀!”

正盘腿坐在炕头上赶做军鞋的杨翠花,一听来了远来的稀客,便赶紧放下手中的活儿,急急忙忙迎出屋来。她一边往外走,一边纳闷儿地想着:“远来的? 谁呢? ……”

锁柱见翠花推开了风门子，指着秦海城和玉兰又道：

“婶子你看——这是谁来啦？”

“翠花婶子！”

秦玉兰没等翠花开口，先惊喜地喊了一声。她一面喊着，还一面大步流星地扑过去。杨翠花边走边瞅，瞅着瞅着，她笑出声来了：

“哎哟！这是俺玉兰呀！”

“是我呀！”秦玉兰又指着正往这里走的秦海城说，“婶子，你看，俺爹也来了！”

翠花放开玉兰，又赶忙朝秦海城迎过来：

“秦大哥呀！快屋里坐！哎呀，可好！这是哪股风把你们爷儿俩给刮来了呢？”

秦玉兰带点撒娇的口吻抢先道：

“这股抗日的风呗！”

秦家父女进了屋，翠花先找了个座位让秦大哥坐下，又凑到玉兰的近前仔细地端详起来。她只见，这位玉兰姑娘，有一双聪明的眼睛，有一副虽不算美丽可却是讨人喜欢的丰满端庄的面孔。这时，杨翠花的脸上，被这意想不到的喜事刷上了一层红色，长长的笑纹一直不退。她一面用手理着玉兰前额上的短发，一面向不转睛地瞅着玉兰的面容，喜腔笑韵地说：

“几年哪，长成大姑娘啦，和你婶子一般高了！模样儿也越长越俊了——你看，白里透红的面皮，上宽下窄的脸盘，又黑又长的两道弯眉，忽忽闪闪的一双大眼，怎么瞅怎么精神，怎么看怎么受看……”

翠花这么一夸，玉兰的脸上布满了红云，不好意思地笑了。她一笑，两腮上呈现出一对深深的酒窝儿。

翠花对于眼前这种像场美梦似的重逢，心里不由得产生了这

样一种愿望：“他们父女俩要是能留在这里那该多好啊！”于是，她就想找个话题，问一问秦大哥，是打算回老家呢，还是在这宁安寨住下来？翠花刚一转身，秦海城不见了。原来是，方才翠花和玉兰说话的当儿，锁柱向秦海城说：“你先坐着，我去找梁队长。”然后便出去了。秦海城把锁柱送出屋门口，没再回屋，便倒背起双手在天井里徘徊起来。他一边漫步徘徊，一边仔细观望着天井的情景，嘴里在不住声地自言自语：

“变了！变了！全都变了！”

正在这时，院门口走进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年汉子。他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灰便衣，一条宽宽的皮带扎在褂子外头，前腰带上斜插着一支匣子枪，后腰带上斜插着一口大砍刀；刀柄从左肩头上露出来，系在刀柄上的红绸布倒垂在肩峰上；由于他走得又急又快，身旁带起一股小风，那红绸布就像被风吹动着的火苗一般，正在轻轻摆动。太阳泻下万道金光，映在他的身上；他身上的土沙细末儿，闪出耀眼的光亮。这一切，和他那红光闪闪、笑纹四射、春风拂动的面容配搭起来，更显得威武、英俊了。他进院后，一面跨着大步急匆匆地朝屋里走着，一面放开他那亚赛铜钟般的嗓音兴冲冲地喊道：

“秦大哥！”

这喊声未落，秦海城从那边赶过来，话没出口，先在永生的脊梁上来了一杵子：

“你这个家伙！还满有个队长样儿哩！”

永生转身一望，只见秦海城正笑哈哈地站在他的身旁。他就劲儿握住了秦海城的手，两人对望着，久久地对望着，相互在彼此的脸上寻找着别后的变化，老大晌光笑不说话。这当儿，喜悦在他们的唇边蠕动，欢快在他们的眉梢跳跃。在久久的对望中，秦海城发现，艰苦的岁月，在梁永生那两道浓黑的眉毛之间，刻下了三道